论艾青的自我认同与其诗歌创作

王 勇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91)

[摘 要] 人的一生就是不断自我认同的过程。诗人的自我认同与其诗歌创作有着密切的关系。童年的寄养生活、青年时的流浪与监禁、抗战初的动荡与漂泊、解放区与建国初的政治化环境、新时期初的反思浪潮等都对艾青的自我认同及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 艾青;自我认同;诗歌创作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40(2006)04-0126-04

自我认同也称为身份认同。按照心理学的说法,个体出生后的早期与周围环境是浑然一体的,但他会在以后的活动和交往过程中逐渐把"自我"(个人)与"非我"(周围环境)区分开来,使自我成为自己身体和心理状态的主体。即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就是不断发现自我、寻找自我,进行自我认同的过程。

自我认同主要从两个层面上展开。其一,主要是在个人层面上,对作为个体的自我进行本体性的追问和确证;其二,主要是在社会层面上,对作为社会参与者的自我进行身份认定。这两个层面都要回答"我是谁""我怎样做"的问题。而对于艺术家来说,恐怕还要涉及到另一个维度的问题,那就是"我的艺术个性是什么,怎样处理艺术个性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这3个层面的问题在一个艺术家的自我认同过程中是密切关联且互相交织渗透的。本文就试图从这样一个角度来分析考察艾青的自我认同与其诗歌创作的关系。

一、童年的寄养生活与艾青的自我认同及诗歌创作

艾青童年的经历可谓是坎坷多舛。他出生后,家人把他寄养在穷苦农妇大堰河家,并且不许他称呼自己的父母为爸爸、妈妈。艾青在自己的亲生父母那里没有得到的父母之爱,却在大堰河那里享受到了。这种独特的经历对艾青的成长及自我认同影响极大,它造成了艾青与家人关系的隔膜与紧张,也让艾青体会到了冷暖亲疏的强烈对比。

童年的这些经历在《大堰河——我的保姆》一诗中得到表现。一边是大堰河深爱着他的乳儿,在忙碌之余,用她那"厚大的手掌"把艾青抱在怀里亲切地抚摸。另一边则是"我做了生我的父母家里的新客了",在这个陌生的家里"我是这般忸怩不安"!这种生活环境和亲情的巨大反差使艾青在回答"我是谁""我怎样做"这两个自我认同的基本问题时,发生了心理偏移。由开头提到的"我是地主的儿子,/也是吃了你的奶而长大了的/大堰河的儿子"到最后一节的"大堰河,/我是吃你的奶而长大了的/你的儿子,/我敬你/爱你",他回避了自身的地主少爷身份而表现出了对"大堰河的儿子"的高度认同,而且这种

[收稿日期] 2006-03-10

[基金项目] 本文系河北师范大学青年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 王勇(1970-),男,河北新乐人,讲师,文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认同态度终生难以改变。

在抗战时期，艾青在《我的父亲》一诗中写到，父亲临终前用“哀恳的情感希望我回去”，但是“我拂逆了他的愿望”，后来母亲来信要他回家处理善后，他也“残忍地违背了她的愿望”，他之所以这样做，用艾青的解释是“害怕一个家庭交给我的责任，/会毁坏我年轻的生命”，是因为“我要效忠的不是我自己的家，/而是那属于千万人的/一个神圣的信仰”。建国后艾青每次回乡也很少去看父母的坟，但他却一定去看大堰河的坟。艾青的做法也许有悖常理，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是因为艾青的自我认同早已发生了偏移。在“我是谁的儿子，我怎样做”的问题上，他无疑已认定了自己是大堰河的儿子，所以他亲近大堰河而疏远亲生父母。倾向于革命之后，这种情感就又带上了阶级认同的色彩，即亲近农民等受压迫、受剥削阶级而背叛了自己所属于的地主阶级。这种自我认同也影响到了它的艺术追求，他擅长以感同身受的方式抒写自我、农民和祖国的苦难，并热烈地追求着光明与温暖。

二、青年期的流浪与监禁与艾青的自我认同及诗歌创作

艾青青年时期的命运同样不是一帆风顺的。先是在法国度过了3年“精神自由、物质贫乏”的流浪生活，饱受民族歧视和生活之磨难；回国后时间不长，又因为参加左翼的革命活动而被捕，随后是长达3年的监禁。

艾青在《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一诗中写到“苦难的浪涛/曾经几次把我吞没而又卷起——/流浪与监禁/已失去了我的青春的/最可贵的日子”。可见，流浪与监禁的苦难经历对艾青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使得他在回答“我是谁”的问题时，首先对自己的流浪者身份和革命者身份高度认同。如《画者的行吟》中写到：“如今啊，我也是个Bohemien（注：Bohemien，法文，波希米亚人，流浪汉）了！”“愿这片暗绿的大地/将是一切流浪者的王国”。《我的季候》一诗中则希望秋天灰色的雨滴伴着自己“往不知名的地方流浪去吧”！他还写过《卖艺者》一诗，对他们四处流浪的苦难生活表示深切的同情。

在另外一些诗中则宣扬着革命与暴力，如《会合》中写到那些来自东方的人们“紧握着拳头，捶桌面，嘶叫狂喊”！《透明的夜》中则是赞美了一群“夜的醒者/醉汉/浪客/过路的盗/偷牛的贼”，在他们“火一般的肌肉”里面所蕴藏着的“痛苦、愤怒和仇恨的力”。《巴黎》中写到“等时间到了/就整饬着队伍/兴兵而来！/那时啊/我们将是攻打你的先锋”。《九百个》中则赞美了陈胜、吴广“整列着队伍/和暴压的秦皇对抗”的革命精神。在《强盗和诗人》中写到“我要向剥削人的去抢劫/戮杀欺侮弱者的恶棍/抗议袒护富人的法律/和犯罪的人们交往”。

在对流浪者和革命者身份认同的同时，是艾青对艺术家身份自觉的选择。艾青幼年便有绘画的天赋，考入杭州国立西湖艺术院后，又到法国去学习绘画，因而艾青从本质上讲是一个艺术家。无论是作为画家还是诗人，艾青对自己的艺术家身份是自信的，高度认同的。这种自信与认同在其早期的诗作《芦笛》中表现得最为充分。他说自己“从彩色的欧罗巴带回了一支芦笛”，“在那里，/我曾饿着肚子/把芦笛自矜的吹，/人们嘲笑我的姿态，/因为那是我的姿态呀！/人们听不惯我的歌，/因为那是我的歌呀”！甚至发誓说“对于芦笛，/为了它是在痛苦的被辱着，/我将像一七八九年似的/向灼肉的火焰里伸进我的手去”！表现出为艺术而献身的强烈愿望。

对艾青来说，流浪者、革命者和艺术家身份是统一于他此时期的自我认同之中的，这3者的统一既解决了“我是谁”的问题，也解决了“我怎样做”的问题。流浪和监禁的苦难经历使他对流浪者和革命者身份有着清醒的认同，而绘画和诗歌则是表达这种苦难经历的艺术手段。正如艾青在《强盗与诗人》中所写：“但愿‘诗人’和‘强盗’是朋友/当我遗失了竹叶刀的时候/我要用这脱落了毛羽的鹅毛管/刺向旧世界丑恶的一切。”

三、抗战初期的动荡与漂泊与艾青的自我认同及诗歌创作

抗日战争把20世纪的中国历史划开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场战争中，艾青经受了漂泊流离之苦，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从南方到北方，再到大西南，居无定所，生活艰难。国难当头的恶劣环境使诗人的自我认同发生了变化。如果说抗战之前艾青的流浪、反抗还带有个人主义的盲目，就像火山里的岩浆一样，热烈翻滚、四处冲撞，但还没有找到喷射口，而抗战开始后的流浪与漂泊，则使他不仅感同身受到了祖国与人民的苦难，而且也为他的自我认同找到了坚实的依靠和突破口——那就是把自己交付给这伟大而独特的时代。

艾青说："如果一个诗人还有着与平常人相同的心的话（更不必说他的心应该比平常人更善感触的），如果他的血还温热，他的呼吸还不曾断绝，他还有憎与爱，羞耻与尊严，他生活在中国，是应该被这与民族命运相连结的事件所激动的。"[1] 因而他认为真正"属于这伟大和独特的时代的诗人，必须以最大的宽度献身给时代，领受每个日子的苦难像是那些传教士之领受迫害一样的自然，以自己诚挚的心沉浸在万人的悲欢、憎爱与愿望当中"[2]。艾青的这些话既回答了"我是谁"，又回答了"我怎样做"的问题：我是这时代的"忠实的代言人"，要用自己的诗篇最忠实地记录那个时代的情感、风尚和趣味，记录人民所经受的苦难和我们民族所进行的顽强的抗争；我还是一个冲锋陷阵的战士，要用切实的行动来参加具体的斗争，用鲜血来谱写生命的华章。

《吹号者》一诗可以说是艾青自己的一个隐喻，是他进行自我认同的生动记录：号手将个人的忧郁与时代的苦难结合在一起，将个人的理想与民族的解放高度统一起来，取得了个人和时代的和谐，以"我"的声音来传达一个时代的感情和愿望，并为之而献身。这时期艾青创作了《复活的土地》《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手推车》《向太阳》《火把》《北方》《他死在第二次》《吹号者》《旷野》《我爱这土地》等脍炙人口的诗篇，它们是那个时代最响亮的战歌，艾青也成为了抗战前期诗坛不容置疑的领唱者。此时的艾青不仅是时代的最忠实代言人，而且还保持了自己的艺术个性，两者的统一，使得艾青成就了他一生中的辉煌时代。

四、解放区至建国初的政治化环境与艾青的自我认同及诗歌创作

1941 年春艾青来到延安，从此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环境中，他的社会地位、生活条件、创作环境、政治身份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作为流浪者的艾青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家，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二是工作问题也得到解决，艾青被安排在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还做了陕甘宁边区的参议员，后来又主编《诗刊》，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建国后还在文艺界担当了重要职务。三是 1944 年艾青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政治归属。

他在解决了自我社会认同的同时，也陷入了繁忙的事务性工作中，由一个"自由的诗人"变成了解放区的一个"文艺工作者"。作为"文艺工作者"，他的写作自然会受到许多政治因素的干扰，这使得艾青的创作自由受到了很大限制，创作个性受到压抑，他甚至找不到写诗的感觉，因此在创作上陷入了困惑之中。这在《时代》一诗中表现得非常充分。

我沉默着，为了没有足够响亮的语言
像初夏的雷霆滚过阴云密布的天空
抒发我的激情于我的狂暴的呼喊
奉献给那使我如此兴奋，如此惊喜的东西
我爱它胜过我曾经爱过的一切
为了它的到来，我愿意交付出我的生命
交付给它从我的肉体直到我的灵魂

有献身于时代的满腔激情和无限真诚，却找不到足够响亮的语言来表达，这对一个诗人来说多少有点悲哀，它预示了艾青今后的创作将出现低谷。艾青在解放区 8 年多的时间写的诗歌总和也不过 40 多首，还不及他在 1940 年一年中所写的诗歌，而且质量上也大不如前，诗坛影响力也不大。

建国初期的时代氛围使艾青的自我认同陷入了更加困惑矛盾之中，仅仅做一个"文艺工作者"还不行，更要做一个符合时代需要的"文艺工作者"，所以艾青这样一个熟悉于旧生活的苦难与擅长揭露黑暗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的诗人，虽然自己很努力地歌颂光明和时代，但还是时常受到别人批评，因此他的诗歌创作之路越来越艰难了。艾青建国初期的创作，数量不多，影响也不大，虽在国际题材诗歌中有一定的“中兴”迹象，然而随着个人厄运的到来，诗人终于停止了歌唱，自我个性彻底丧失。

五、新时期初的反思浪潮与艾青的自我认同及诗歌创作

1978年，停止歌唱20年的艾青终于又出现在了新时期的文坛，他的出现标志着一个“归来者”的诗歌时代的到来。20年的苦难使艾青对历史、对时代、对自我的体验更加丰富，思考也更加理性、成熟和深刻，这是苦难留给艾青的最宝贵的财富。同时，我们的社会经过10多年的破坏，也需要进行反思，因此个人的自我反思与时代的历史反思再次交合碰撞，个人的自我认同与社会需要再度和谐，艾青再次充当了“时代的最忠实的代言人”，成为归来者中的领头诗人。

艾青此时的诗歌热衷于对个人身份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探讨，并试图通过这种反思探讨，为自己在社会群体中确立一个明确的定位。这种定位在《光的赞歌》中表露得最为清楚。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生命
人世银河星云中的一粒微尘
每一粒微尘都有自己的能量
无数的微尘汇集成一片光明
每一个人既是独立的
而又互相照耀
在互相照耀中不停地运转
和地球一同在太空中运转
……
我是大火中的一点火星
趁生命之火没有熄灭
我投入火的队伍、光的队伍
把“一”和“无数”融合在一起
为真理而斗争
和在斗争中前进的人民一同前进

从诗中可以看出，艾青对自我的本质以及自我与群体之间、“一”和“无数”的关系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每个人既是独立的，又是群体中的一个，个体须融入群体之中才能真正体现自己的价值和意义，才能与光明和胜利同在。艾青在这里再次很好地回答了“我是谁、我的价值如何体现、我与群体的关系如何”等这些自我认同中的基本问题。因此，艾青此时期的创作数量众多，质量上乘，影响巨大，成为他创作历程中的第三个创作高潮。

以上我们考察了艾青不同阶段的自我认同与其诗歌创作状况，从中可知，童年的寄养、青年时的流浪与监禁对艾青的自我认同及艺术个性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抗战初期的动荡漂泊使其自我认同和艺术个性得以明确和成熟，解放区和建国初期的政治化环境曾使他的自我认同陷入迷惑之中，艺术个性丧失，而新时期的反思浪潮最终使诗人重新找回了自己，为自己的人生和诗歌创作划上了圆满的句号。我们发现，艾青的自我认同与其诗歌创作的关系非常密切，诗歌不仅记录下了他自我认同的轨迹，而且他的3次诗歌创作高峰也都是在其自我认同的关键时刻形成的。

参考文献：
[1] [2] 艾青. 艾青全集·诗与时代（第三卷）[M].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 67，68－69.

（责任编辑　吴铭　　责任校对　李晓丽）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